郎潛三筆

郎潛三筆序

近世巵言日出著書益多往往掇拾可喜可愕之事不攷虛實不別是非茶餘酒後苟以動聽猶藉口曰吾所言皆人事不涉神鬼噫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不特無資於聞見且恐遺誤於淺識是亦不可以已乎鄞縣陳鈞堂大令以高材擢甲科浮沈郎署著載籍極博裒集

國初以來

朝廷政要搢紳事略忠節孝義治術軍旅目覽手披隨所紀載以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擇焉必精語焉必評間有異聞輒加攷正誠恐流傳失真自誣誣世也君既

不得於曹司乃求改外以縣令來江蘇所至有聲光緒九年秋予應學使瑞安黃侍郎之聘攝席南菁書院君適宰江陰因得讀其書而題之以爲非特襍撰瑣聞者不能夢見郎

本朝掌故之書如新城山陽柳南脈塘諸家無此博贍精核也茲復以三筆刊成屬爲之序大抵仍前書體例而更謹嚴凡攷名人言行政治得失世事變遷胥於是乎有取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傳之後世當爲紀載之最夫何間然南匯張文虎撰時年七十六

郎潛三筆目錄

從子鳳蔚

子恩綸 鳳瑲 校字

壬癸藏札記卷一

鄞　陳康祺著

國初沿明舊例太常寺樂官用道士承充乾隆間高宗特諭廷臣二氏異樂不宜用之朝廷乃刪選儒士爲樂官而令道士改業又乾隆五年江西正一眞人遣人到部投職名欲隨班恭祝萬壽梅文穆公瑴成時爲鴻臚卿以應否隨班行查禮部禮部覆稱宜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文穆因上疏謂道流卑賤不得濫厠班聯

上是其言敕部定議嗣後正一眞人不入班行文穆又

言據江西通志稱眞人張繼宗於康熙十九年授光祿大夫此事不存檔案不見會典不足爲據宜照提點演法之類給與品級

上亦以爲然下部議正一眞人不許援例請封授秩五品按順治三年江西撫李翔鳳進正一眞人張應京符四十幅得旨以無補治道且恐天下效尤置之又康熙二十二年旨張繼宗見號眞人卽着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一切僧道不可過於優崇致令妄爲爾等識之

聖朝之愼重名器杜絕異端可謂至嚴至正近來張氏子孫乃猶有僭用極品儀制輿從爲奕聲氣招搖游歷江浙閩粵諸省沿途以符籙博金錢並勒索地方有司

供張饋賜寔然若不知有前事者當路鉅公盡拘係而懲艾之毋使斗米遺孽爲患人間也

福建海澄公向以管轄兵馬支銷錢糧給予印信後營裁而印未繳雍正五年劉侍郎師恕方充福建觀風整俗事疏劾襲海澄公黃應纘濫給戚族印文混行文武衙門殊屬非宜請飭繳銷向後承襲時改給敕書

詔從之

陝西甘州韓撫部良輔以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武進士選二等侍衛雍正二年以廣西提督署巡撫事五年貞授撫馭土馴猺獞清黔粵疆界移官設防頗著名績

是亦武臣改文之有效者
勅恪公齊蘇勒初以內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旣遷
翰林院侍講國子監祭酒仍管永定河分司事時康熙
四十餘年也可見當日擇賢任事不甚有中外資格之
拘
雍正間貴州巡撫何端簡公世璂奏
敕建龍神祠將祀明臣王守仁之陽明書院改作後撫
沈督部廷正疏言守仁謫龍場驛丞時講明聖賢之學
化民陋俗黔人始知誦習詩書實爲有功名教陽明書
院夙爲省城士子瞻仰誦讀之所請仍其舊別建龍神

祠宇得
旨此舉妥協之至何世璂留心理學伊等各立門戶互相是非若云無心何至錯誤若此俯順輿情改建爲是
康祺按端簡亦理學名臣其平日殆誦法程朱以姚江之學爲害道故龍場祠祀毅然借端以去之
聖訓煌煌已如見其幽隱矣
桐鄉張楊園先生履祥訓門人語姚瑚所述有云默斯未冠時按默斯先生子名維恭先生命暫以幅巾禦寒默斯不欲隆冬盛寒因首露項家人患之託瑚告先生瑚難其辭一日寒甚始致辭曰默斯頭凍如此恐或成疾奈何先

生厲辭曰與之幅巾彼既不肯此頭何妨凍落因言年前太福陛原注即僕乳名小時出鎮私買一帽藏之予見之怒甚投之於厠可以待予不如待僕乎康祺按楊園晚舉維恭其家教方嚴自不同世俗瓶犢之愛惟古人子冠父詔禮節繁重必非今日所可行況尋常褻冠與幅巾帕首何異服御之細馴致賊恩益講學家之嶽幟然已稚存編修以上書謫戍明年即奉

旨釋回

赦下之次日朱文正公入見

仁宗手先生書示公公跽捧以觀則見

御筆署其首四字曰座右良箴公頓首泣曰臣所鬱結
於中久而不敢言者至今日而
皇上乃自行之臣負
皇上多矣尚何言伏地久之始起見錢衎石侍御記事
續藁他書多稱稚存
賜圜由文正力益非事實也續藁又稱編修上書乞代
奏凡三處一成邸一朗文正一則長沙劉文恪他書亦
無及長沙者前筆未詳爰補述之
乾隆間杭堇浦嘗以編修上疏抗論時事謂用兵斂財
及

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行其流弊皆及於百姓疏凡十
事其言至戇激部議當重辟
上僅令罷歸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節亦不
得以文人目之矣
吳菘圃協揆璥以奏賦受知
高宗由編修超擢學士屢持衡尺朝士多推重其文章
阿文成公獨薦吳某饒經濟可大任奉
旨分巡河南兼理河務遂以精練水事稱前後任東南
河督歲奏安瀾未嘗有失而它處潰防奉
命塞決者罔不如期底績世始服文成之識人又林文

忠公嘗謂協揆文章為政事所掩即書法之美一二小節亦復超妙入古然協揆未嘗以書名則蘊蓄之宏遠誠不可及也

馮孟亭侍御為伯陽司寇之嫡孫司寇庶子柯亭中丞鈐撫安徽時將葬其生母曹夫人祔於司寇之塋前和並列侍御持不可曰是並嫡也中丞曰有子之妾禮當祔何並列之疑侍御退而攷之得韓魏公葬所生母胡其匶後於嫡夫人尺許魏公自為誌銘曰檜柳之制悉用降等安神之次卻而不齊示不敢瀆也中丞無以難議乃定然中丞亦守禮嚴甚嘗入覲

高宗詢及家事
諭曰汝母有賢子今封夫人矣將不爲正室乎中丞叩
首謝敬對曰臣父未有遺命
上霽顏曰是也汝父未有命遂已康祺按中丞能以禮
事其親侍御能以禮匡其長二事均足爲士大夫家範
上海曹侍御疏劾和珅身後始蒙
優獎余已述之矣當嘉慶四年侍御于玉水舍人江將
歸葬求銘於朱文正文正病背癰方劇舍人請俟愈後
爲之寄江南可及也公曰不可吾病吾文且益眞摯愈
於不病者乃流涕屬草稿竣請劉文清書之遊易數字

而文正意不愜復改定而文清更書之即今所刊石流傳者也文正不慮已之病而急爲之銘文清再爲之書而不厭葢匪惟篤於友朋生死之際也

康熙間嘉興陸太常琦任廣西學政深得士心粤人至比之蜀有文翁潮有韓公桂林祠堂至今享嘗不替謝侍御濟世梅莊雜箸有祭陸太常文畧曰先生之督學吾粤也問何餬口曰有學租朝粥暮飯人曰窮宗師其閲卷也手定甲乙廢寢食人曰勞宗師征鞍初卸請業請益紛來前人曰老教書宗師及其去也十二郡士子無不黯然悲者按侍御仕雍乾間淸直之聲聞天下衡

量人物不可一世獨傾服太常如此知必非阿好之言陸太常有遺言一紙述其先人儒素固窮以及生平遭際辭氣間皆抑然自下末乃道其所得力處以示子孫曰不妄交一人不妄爲一事不妄取一錢按宋倪文節之教人亦有不妄出入不妄語言不妄思慮之語太常三言尤爲篤實而深切也康熙謬爲加一語云不妄發一言當在太常三不妄之先不妄起一念當在太常三不妄之後嗚呼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捫心自思能允蹈其一二否耶

明季遼忠介公義渠爲甲申十九忠臣之一順治間歸骨故邱

世祖廷諭知府吳綺護之行且

命爲卜葬
本朝褒卹遺忠之典葢自
世祖開之也
前筆紀康熙季年太倉王相國以疏請建儲獲譴其子
詹事奕淸代戍其同日上疏同時出塞之御史未詳姓
名茲攷各書知聯名十二御史葢大興陶彝高密任坪
秀水范長發南城鄒圖雲柘城高玢淸苑王允晉嘉善
李允符溧陽陳嘉猷錢塘范允鏋武康高怡吳趙成穮
山陰孫紹曾也時號十二忠臣一孝子孝子謂詹事也
又有稱十三忠臣者因其時仁和柴御史謙亦以言建

儲同諭後同釋釋以雍正丙午存者六人唯詹事於諸
御史赦後又戊阿爾泰十年乃歸歸後爲相國請
賜邮
高宗諭以王掞當日不能深知
聖祖默定儲位之心冒昧瀆奏固不合但身居政府爲
國本起見尚屬分所應言
賜御葬如例蓋人臣效忠靖獻不顧身家事隔三朝終
邀
天鑒義可無閟也按十四人中吾浙居其六殆節義之邦風氣然已
時帆祭酒法式善性嗜風雅四方名彥至京師者無不

攸詩龕之門以詩文相倡荅祭酒籍述甚饒其藏書亦最富祭酒没公子中書桂馨賢而蚤世中書夫人興齋相國女也守詩龕中遺書扃鐍牢固相國歸自卜魁欲觀祭酒所輯朋舊及見錄約以毋借它人竝先訂還期然後出其慎如此以一婦人搘柱清門寶守先集至斷斷於父女之間索紈羅氏相國姓及伍堯氏祭酒姓兩家門法善而遺澤長矣

德清戚𢧐谷學士麟祥逮事

聖祖供奉書房有年文章風采與敬業懷清望相埒尤通河洛之學每祈禱晴雨

上命占驗不誤晷刻
憲廟嗣位尤重之未幾引病歸忽以事戍甯古塔學士曰吾不能逆覩以及於難亦數也雖然某年吾當歸及期其第三子發言幸連江請於大府而乞
恩焉果得歸見歸安章給諫所爲戚孝子傳夫學士邃於數學而仍無免禍之方連江篤於孝思而卒有迴
天之力士大夫立身處世可以知所務矣

韓城劉中丞蔭樞以知縣行取爲吏刑戶三科給事中前後疏十上論違捐速陞之弊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久

覲奏事又陳豫秦兩省事宜皆

報可又論楚省攤糧病民下九卿議公又開陳公卿間

遂蠲其賦外轉贛南道署按察使以爭疑獄失巡撫意

劾罷之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南巡公迎見於潼關

上曰此劉髯子也何爲民服以被劾對

詔復其官公廣顙豐頤美鬚髯官科垣屢蒙

召見

上故識之洊擢貴州巡撫會額魯特數擾邊

上使尚書富甯安等往征之已擊走矣領兵大臣尚擬

進勦各省捐饟捐馬者皆起公上封事曰澤旺阿剌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警也請無用兵又密陳六事略言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愼用人覈名實以重國本等以年垂八十請老
上令赴大軍駐所周閱詳議具奏公抵營仍疏請屯哈密以東兵毋輕出又以病乞休

部責其憚遠涉命還巡撫任後數月休致來京下刑部
議以阻撓軍務當絞
命發往博爾丹處種地公年八十一矣子熾請隨侍公
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何異汝自歸耕田讀書無
我慮居喀爾喀三年
上諭廷臣曰劉蔭樞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
詔還京復其官與千叟宴雍正元年
世宗召見慰問
賜金遣之歸旋卒於家康雍間多直臣若公之百折不
撓始終一節亦所罕見

韓城劉中丞觀察贛南時贛之鎮將私收門稅公陰遣一人負布一人負麥交午過其門曰彼欲稅則貿其布麥而來告會鎮將方過飲守令皆在二人者來自失布麥狀公勃然曰門何稅而爲暴如是監司買物而失其物如小民何鎮將懾退明日下令革其稅公乃復其賜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嘉鎮將大驩服祺按公性鯁直此舉惠人之政以委曲行之其權術尤可愛也

康熙朝龔蘅圃侍御翔麟勁直敢言屢擊權貴劾靖逆侯之子張雲翮劾滇黔督部趙公良棟皆拜

御書之賜旌其孜言其劾熊孝感亦黯貨並刋孝感上亦韙之論者謂宋唐子方以燈籠錦事劾文潞國雖嘗竄死禁中卒不免有春州之謫未若侍御之生際聖明也

先正事略孝義門載近世孝子爭親遠道備歷艱苦至十餘人之多或負骨歸葬或奉以還鄉誠感神明卒遂其志然攷其出門年皆在二十三十獨康熙間張節劉孝子以十四齡童子至性勃發隻身孤行間十年之久足跡徧天下果得其父於萬里之外奉之以歸其事尤曠絕千古而李氏事略未及採亦一闕也按李氏所失載遠道尋親

如錢唐蹤黃巢父劉宏甲山陰陽貴溧陽潘天成輩尚多孝子名琪生四歲父出賈不返孝子時涕泣思父輒依母陳問父形貌奚若及父平日言動謹志之既而請於母欲求父所在母曰兒幼稚何能爲姑待之至年十四泣謂母曰兒行決矣母亦泣曰若父始客滇今十年不知所往兒能大索天下耶慎無去我孝子跽而曰兒幸有兄弟可奉母母無念兒兒不得父不可爲子兒行決矣則先求之滇不得則之蜀之楚西踰桂林北走秦隴險阻寒餓屢瀕於死時距父客游時已遼遠傳聞疑似必躡迹達其地望絕而後之它悲思悽愴爲詩四十章傳於人冀有來告者既久

之吳越之齊魯之燕之趙如是十年一日忽於京師之
國舅廠間有鄉音者審里居姓名則其父也道家常舊
事悉符合相持大慟道路聞者皆流涕長洲沈文慤公
歌詩紀其事從而和者百十人孝子侍父歸母猶無恙
家故貧竭力營甘旨孝養二十餘年及遭憂孝子四十
餘矣子五人一舉於鄉孫曾並著文行元孫侍御史晟
昌始以孝子事實上於
朝覆按得實乃
命有司坊其縣而祠祀焉吁天祚完人
國旌至行食報之厚理極尋常顧夷考二十四史獨行

卓行諸傳中如彼其純且摯者幾人哉幾人哉
固始吳瀹齋中丞其濬氣深識沈操守貞白撫山西時
裁革鹽規不以入告道光二十九年公已沒矣以整理
山西鹽務因緣達
天聽
上大嘉歎立
賜公子承恩洪恩孫樽讓舉人承恩並
賜主事廉吏兒孫世傳簪紱不賢於金籯萬萬乎
王文靖相國熙以順治十四年擢宏文院學士時公父
文貞公崇簡適任

國史館學士

上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榮矣哉

按文靖公孫改掌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滿加禮部尚書而文貞與先長禮部是父子嘗同官矣

康熙初年例凡招民百家送至

盛京優敘知縣謂之招民知縣後經王文靖公疏言恐有不肖奸民借貲爲市貽害地方宜改授散秩以絕徼倖從之

康熙四十一年少傅王文靖公卒於家

上命直郡王云前此大臣病逝間有命皇子臨其喪者從未施拜奠之禮大學士王熙因係

世祖章皇帝舊臣特令王行禮舉哀致奠蓋以公服官最久力矢公忠故飾終之典加厚也

順治元年定鼎

頒詔

賜廷臣宴有內監數推先行拜舞奉

諭朝賀大典內監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禮從戶科給事中郝傑請也

本朝之裁抑宦官自此舉始按郝公請復另牌舊制照品級懸帶

凡大臣身後應否予謚由禮部奏請既得

旨由內閣擬字進呈候

上園出此定例也康熙四十二年勵侍郎杜訥卒於官
已
特賜祭葬矣越二年
聖祖駐蹕靜海追念公効力南書房二十餘年敬愼勤
勞有
旨賜諡並
御書文恪二字
賜其家
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宦蹟亦與清端相追逐人稱淸
端爲老于成龍襄勤爲小于成龍襄勤初以樂亭令權

知灤州緣罪囚脫逃應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
閽籲留部議以保留違禁械爲首者繫於獄逾年縣民
再叩
閽下巡撫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始復襄勤官嗣
清端撫直識其賢清端遷兩江總督疏薦其可大用辭
以江甯府闕員請
敕廷推清操久著與于成龍相類者
上果以襄勤任之自此襄勤遂簡在
帝心隆隆日上循聲偉績與清端頡頏矣
于襄勤之擢安徽按察使也

聖祖方以巡狩還京師

特詔獎襄勤賢能廉介

賜其父原任參領于德水貂裘又

通諭八旗都統侍郎諸臣有子弟官外者各貽書訓勉效于成龍潔己愛民是舉也教忠教孝樹之風聲豈獨襄勤父子感入骨髓歟按襄勤以知府升臬司未爲道員以臬司擢巡撫亦未爲藩司蓋

聖祖信之有素也

阮文達公文選樓藏書道光癸卯先被回祿後又遭粵匪之變宋元舊版盡付劫灰公所進呈四庫未收書其原本亦已無存是祕府所藏多半海內孤本惜無好事

者請將是書移內閣翰林院許八直者借鈔庶尚有流布塵寰之一日與

錢衎石侍御記事稿云諸城竇僉都之被謗於洪更生也謂嘗書扇稱門生於和珅小峴秦氏旣辨其誣矣余初筆亦採秦說僉都督浙學有清譽發貪吏重斂幾罹身禍浙人戴其德厥後乙卯主會試且大爲和珅所齮齕其非黨附也明甚然當時珅聲勢襲橫身爲大臣不能鋤而去之彼介其屬以相浼必屈吾意以供其一瞬之適也何居雖不書可也錢氏此論可云至正至嚴其續稿則謂北江先生上成親王書稿已得見於先生子幼懷知

先生論劾諸大僚並無詆及竇公之語劾懷並言吾父自督學貴州還

朝始直書房在嘉慶初竇公久去位亦未同時也然則侍郎所記誤矣云云康祺按竇洪二公歷官年月實未同值上齋東皐予休在乾隆六十年明年丙辰北江始入書房惟小峴侍郎與二公皆僚故和珅索東皐書即介小峴以通意及北江劾竇於身後小峴亦尙在朝斷無誤信傳聞一言而誣及兩友之理劾懷爲北江晚出子或乃兄孟慈翟以詆毀竇公言多過實已將原稿節删歟頃考得北江實有劾竇公事詳見卷六

錢氏記事稿嘗因東皐書扇記及嵇文恭公逸事云嵇

公與和珅同在政府一日乞書楹帖公受其紙歸乃召翰林甲乙數人者飲於堂童子彭壽請曰研墨已得矣公叱之曰吾方有客爾何言客請其故而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公遂對客書之甫半而彭壽覆其墨公起詬讓之客爲請乃已明日謝珅曰徒敗公佳紙蓋彭壽覆墨公所教也甲乙數人皆珅門下士使親見之言於珅以爲信也公所以委曲爲是者亦以稱謂故也錢氏又謂公方與珅一堂議政使其相水火必激而僨事去之旣無其力怒之何益而卒能不喪所守公蓋有柔嘉之則者康祺竊謂嵇公之事太曲錢氏之論

亦非文恭兩世宰輔受
國厚恩不知珅奸則已既知珅奸上者抗疏以糾彈次
則潔身以引避而乃委蛇其事其咎豈止如楹帖之濫
書然不以之責公者珅尊爲上公貴爲懿戚
聖眷之篤曠絕百僚同時滿臣如阿文成福文襄漢臣
如朱文正董文恭均不能有所匡抑奚獨咎公但論此
舉設彭壽來請而諸翰林漠不置詢公將何以行其術
設明日謝珅而珅復易紙以請公又將何以飾其詞且
彭壽一小奴宰相之家僕從雜沓甲乙之來與馬紛繁
稍不解事漏洩隨之萬一輾轉入珅耳公不幾自速其

禍乎夫東皋之所以被誣者徒以門生二字耳公與珅同在政府其稱謂不過等倫珅雖驕橫必無强公稱門生之理乎日不相趨附而謂偶書楹帖即玷終身清議不如是之嚴文網亦不如是之密試觀和珅敗後李潢吳省欽輩果僅以翰墨招尤乎況公忠藎耆臣早邀天鑒使書聯使恐罹禍則與珅數年其事斷不能無一刺之拜謁盃酒之往還倘有指爲蹤跡曖密者其將何以巧避乎此事殆傳之失眞錢氏遽筆之書漫許爲柔嘉之則柔嘉本誼恐不其然

耿精忠兩次畔亂朝人尋豕其罪不亞於吳逆顧其母

周氏則賢母也當滇氛初起精忠密受僞命周氏屢責不悛即憤鬱絕食而死范忠貞公猶嘖之精忠弟昭忠聚忠亦嘗首發逆謀及精忠再降復合疏請賜顯戮播告中外以爲亂臣賊子戒然則精忠涸戾氣所獨鍾矣

關中二李爲康熙間大儒亦有稱三李者一曲子德外一則郿之太白山人也名柏字雪木九歲孤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所習帖括日誦古書會童子試匿廢寺眢井以免母命之乃一就試補弟子員旋棄去入山力耕苦學自子德被徵至京師數稱山人賢人始

有知之者或欲周之輒峻拒嘗一日兩粥或半月食無鹽忍饑默坐灑如也自誦曰貧賤在我實有其門出我門死入我門存又曰牛被繡鸞刀就善作書著有槲葉集蓋山中之紙採槲葉所書也其潛光晦真抱道自樂似尤出盩厔富平之上按山人女即適二曲子儒家婚媾不當有是二李先世必有一改姓者

王樹勛者始為僧以修鍊術游京師教人疏食云能前知卿大夫多從之游大臣出治河挾與俱敬禮備至已而料河事及工築成敗皆不酬梁文先生記其事然樹勛竟入貲得知府上考重入京為御史石承藻疏劾流

寓邊方王仲瞿曇有和尚太守詩甚怪偉石疏中連及侍郎蔣予蒲爲其弟子

上召問侍郎對嘗與談道然臣實肉食會軍機章京方飯侍郎亦飯蔬肉而出然侍郎久蔬食

上亦知之仍能斥樹勛不足識侍郎叢讀書入官徒以見理不明禍福生死之心擾擾於方寸而邪說得以乘其虛至身敗名裂而後已可不懼乎

嵇文敏公之先德留山先生以范忠貞幕府殉閩藩耿逆之變忠義焯史牒矣其時先生妾蘇氏字瑤青者隨侍在閩同幽獄中三年以鈔先生著作爲日課今所傳

西京雜語三十餘篇東田醫補十二卷及竹林集葭秋堂詩之屬皆瑤青手稿也先生赳義瑤青年纔十七同時取帶面先生面縊茲事僅見古愚心言南天碧血錄亟採之以補彤史之遺

士大夫立朝風節多由讀書養氣而來亦有少日賤貧中不肯稍自貶絀者蓋天賦勁骨異日必有樹立者也江州謝觀察濟世雍乾間號擫擫直臣年十八應學使者試學使跣面坐於堂命跽而呈卷先生不從逐之出謂罪於其母母笑曰兒何罪今日為一領藍彭屈它日仕宦窺狗竇為門生義兒皆此忍辱求榮一念誤之也

汝能是吾無憂矣按觀察木强懟直取怨同朝幸遭際

聖明不爲范滂耳若其母雖滂母何媿焉

朝鮮爲

國家外藩邊門商民亦有互市之例謂之馬市市設於中江歲春秋仲月望後朝鮮員役以牛貨濟陳於江干駐防兵丁臺騎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鹽二百九十九包海菜萬五千八百斤海參二千二百斤大小紙十萬八千張綿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鐵犂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黃海三道商各一人承辦義州知府率員役領之所具糗餌甕魚稱之曰宴其官商曰別將右

見蒙古博明所著鳳城瑣錄亦
聖朝懷遠之謨也
李鄦齋方伯賡芸才學醇茂以二甲第二名進士以知
縣用稽存太史以是科及第送李出都詩有云郎官
改祕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是科入館者二十七人待子成
列宿後是科主事黃勤敏公鉞以能書被薦入
懋勤殿對品改贊善遂應此詩之讖
本朝無鄉舉里選之例而惟孝廉方正一科猶有選舉
遺意惜州郡長吏不甚講求實行而膺薦授職亦多半
處以閒曹舉人出身者始獲以知縣待闕議者歉焉若

雍正年間南靖王侍御之所遭則去古人殊未遠侍御名麟瑞八歲喪母能盡哀事繼母如母母病為思炙請梅侍御繞樹呼號絕食三日是夜梅忽華旋結實摘以奉母病立愈父歿廬墓三年突遇虎虎御避之聞者歎異里人劉墜遺金數百拾而還之俾得完娶雍正元年既舉特科復以薦授永平知府歷四川道監察御史惜世之膺是選者不盡如侍御之至行交推亦不能如侍御之崇階叠陟也

王癸藏札記卷一終

壬癸藏札記卷二

鄞　陳康祺著

嘉慶十八年林清之亂滑縣令強忠烈克捷實有社稷功

朝廷矜卹尤厚而中外至今有異言頃讀錢氏記事稿頗得其實亟採之公初莅滑有退吏方須繫公白其誣出之吏感激思自效詗逆謀以白公公密申太守請調兵爲備而後禽之太守不應且屬毋張皇生事端再申又不應九月賊載兵二車入滑公知事急又以申於守答如前公曰兵不得調矣顧其下吾欲遂禽之何如吏

役多感公願盡力遂突入李文成舍繫而歸文成賊中渠惡主滑事者也公坐堂皇嚴詰謀叛狀暴笞斷其脛文成及其黨二十四人皆具服乃錮之獄賊夜入獄刦文成出遂舉事公聞變率吏役禦賊巷戰良久賊益衆吏役爭擁公出城將奔開封求援兵且至封邱封邱令全福勸少休而飛騎白太守守曰吾聞滑破謂令死矣已申省彊君義當死全福匿郡檄從容語公聞賊據滑勢張甚非厚集兵力不能擊滑旦夕不得復奈何公大慟曰城不得復耶吾死後矣起立問有朝服乎曰有朝服至公望

闕北面再拜訖爲書致其同年席元榜屬善教二子諭二子事席如父賦詩一章吾必爲厲鬼殺賊乃縊後城破三日也或誣公是時欲遁去或云太守以不早發兵畏公言迫之死皆不然公死未嘗見郡檄且已脫身可無死乃朝服拜

闕慷慨作歌謂非就義如歸者乎是役也假令太守早從公言謁大府集營兵則滑可不失而林清之謀早洩必不至氛擾

宮禁亟返

鑾輿糜饟勞師閱兩時之久而後克假令公不禽文成

刑傷殘廢則文成奸謀方將以十五日前北來爲林清
後繼禍患更不勝言是公即不死而公之功亦足廟食
而無媿者也
睿皇帝褒勸忠義越格從隆而悠悠之言反若爲妖人
圖報復者是可痛矣公家屬從殉略見前筆不復書
國初倸姚人孫旭出身武舉少以豪俠闘輕財結客頗
扞法禁奏當論死用計逃免而潛從征吳逆屢立奇功
經大將軍表奏
特授陝西糧儲道丁艱歸服闋不仕遂棄家爲僧於吳
興之白雀結廬以老世稱轉菴上人天生畸士乃爲彼

教所收亦可惜也

康熙二十六年

上訪天下名醫於諸大臣無錫秦文恭公以吳江徐大椿靈胎對徵詣

闕下後以老病乞歸亦文恭代奏靈胎蜚遯豁山賣藥養母品學兼粹固宜名動九重也

長洲蔣太史恭棐康熙乙未進士未授職後緣事被黜越六年辛丑趕南宮入詞苑兩宴瓊林世稱奇遇

吳江沈彤冠雲後鴻博科徵士之表表者少醞篤精擘

六經尤善禮學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官不就歸顧家計貧甚家無竈以行竈炊爨有行竈記存集中嘗絕糧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齋絮衣纂述不勸其所著周官祿田攷諸書皆有功經學所遇如此所詣如彼孤寒牢落之士無自擢頹矣

陝西提督王進寶平蜀亂後駐節固原大興屯田之利身先士卒力耕千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西邊無曠土歲省度支無算論者謂漢趙充國屯金城魏棗祗任峻屯許下唐郭子儀屯河中古人不得專美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

六飛南巡由浙回蘇長洲舉人吳廷楨駕小舟迎謁水
次
召對賦詩稱
上意大喜於是詢知其以冐籍黜者也按廷楨中丙子北闈
詔復之復
詢才如爾者更有誰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對明
日回艫
上皆召見撤御方䝤糖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三吳譽
髦侈爲不世之遇
康熙己卯夏四月

上南巡回馭駐蹕於江甯織造曹寅之署曹世受
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
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
賞賚甚渥會庭中萱花盛開遂
御書萱瑞堂三字以賜攷史大臣母高年召見者或給
扶或賜幣或稱老福從無
親灑翰墨之事曹氏母子洵昌黎所云上祚下瑞無休
期矣
康熙庚辰
殿試榜將發

上諭內閣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

聖天子賞不阿近申寒畯之氣杜微倖之門眞使百世感奮惜當日未著爲定例二百年來老牛舐犢野鳥爲鸞二語時張江陵予及第故事猶時或見之也

湯文正公撫吳日給惟菜韭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愕問曰誰市雞者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喫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自立者并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饋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敬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仍返其屏內擢去蘇做簏數肩

不拘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行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當時輿評謂
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
侍講學士江甯秦公大士乾隆十七年
殿試第一人也精篆隸行草之學未貴時賣字以自給求者踵至客有知公貧以厚幣請者徵察其有德色遣還之客謝罪至再終不許一游淮揚鹺使幕中聞前輩箴規語亟拂袖歸閉門覃其學志節如此可云不負魏科或又傳公少年以親老家貧禱於神願減算以博一第是雖志在顯揚而熱中過甚非居易俟命之道矣

雍正朝錢塘汪太史師韓教授

皇子

賜居圓明園側離家人所居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妻怒其妾而聽其居外臺臣以爲言遂罷官編修植品端介無可疵著作淹雅著有談書錄詩學纂聞韓門綴學諸書其綴學仿顧氏日知錄之體攷訂詳洽爲近代說部之佳者徒以閨房詬誶之私累及清名一斥不復然則家有妬婦其亦士大夫生平之大不幸已

曩陝甘鄉試以甘肅甯夏地處邊界士子試卷別編聿丁號取中康熙五十三年楊文定公爲正考官以是科甯夏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中一名

詔從之

楊文定公艱於得子康熙五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垂問及之深爲焦慮公奏云臣弟廩貢生

楊名世今年可望舉子即以爲臣後名世果以是年生

子公撫以爲嗣名應詢蓋紀

恩也

仁和應處士撝謙入

國朝後棄諸生服外和內剛抱道自樂隘屋授徒屢蔽

風雨家無儋自職啟閉太守淮陰嵇宗孟數式閭欲有

賙囁嚅未出處士示以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

熙戊午詔徵天下博學鴻儒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交章薦辟處士辭篤癃不起天子素聞其名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應先生耶僉曰是諭不許辭巡撫陳秉直爲言撝謙實老病乃獲免徵

長洲相國宋文恪公德宜官戸部侍郎時龍江關大使李九官解銅入京夜餽公銀四十兩求給門票公斥出立劾之聖祖以公舉首餽遺不負簡任而褫九官職或曰公是

舉視關西四知其自律律人尤爲峻絶也

糧米之目有四曰漕糧白糧軍糧恤孤糧此就州縣解放言之而小民之納糧則一也明季鄉紳豪横創爲攬兒之目

國初猶沿其弊葢軍糧恤孤糧旣可遲緩其期又無增耗之費故有力之家往往營求攬兒而漕白二項專派於單弱之戸其苦不可勝言順治十二年大興朱尚書之弼以科臣上言請

敕漕臣糧道親督州縣畫一編徵盡數輸納敢有攬兒者治罪

上從之民困以蘇

主僕之分滿洲尤嚴康熙初年大司寇朱公之弼疏言

臣見八旗僕婢每歲報部自盡者不下二千人豈皆樂

死惡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不備飢寒切於中鞭

扑加於外飲恨自盡勢固然也請

敕刑部歲終備造一年自盡人數係某旗某佐領下某

僕注冊呈

覽俾人知儆惕而生全者衆

諭如所請

康熙戊寅之夏

輦下諸名人合寫茳僊書屋圖畫者三十八人王原祁宋駿業禹之鼎顧士奇張振岳楊晉顧昉沈堅黃鼎劉石齡鄭淮馬是行孔衍栻楊豹方孝維馬昂于炎周玆許容姚匡馮穰顧芷王永李堅鄧煐黃衛錢石含翁嵩年唐岱而始寫樹石末復補遠山一角者石谷子王翬也詩者六十人皆余思祖爲之書姚奎袁啟旭費厚藩黃元治胡介祉汪灝宮鴻歷李時龍胡賡昌錢維夏江宏文王奕淸劉允升朱襄汪若顧嗣協翁必選錢汝翼錢元昉孫致彌蔣仁錫馮歷王源王澤宏周毅朱時鳳許志進蔡鋆朱鎬顧彩吳麐顧瑶光龎塏姜宸英王盛益

蔣疇錫金璧王時鴻周清原馬羲先孫鋐葉蕭陳于王沈用濟吳世標孔尚任曹曰瑛金璧呂張霆金德純吳漣宏焯阿金文昭博爾都雪齋占拙齋珠兼山端釋等承慈眎也題識者孔毓圻而陳奕禧爲之書是圖不知今落何許錄之亦足存

國初雅人姓字并以見

皇畿才彥之盛也

前輩詩文集所載烈婦節婦事迹幾乎累牘難書矣頃讀解春集文鈔林烈婦曾高行傳孝節兼盡仁義兩全蓋尤閨閣中之從容中道者亟節錄之婦名如蘭長樂

縣人適同縣林漢朝仲子邦基爲妻事舅姑極孝相夫以禮雅通文翰工詩漢朝賈於杭遂徙家焉占仁和籍婦嫁十二年無所出康熙癸未姑没邦基哭成疾婦哀毀同夫邦基病革謂婦曰爾能從我地下乎烈婦泣而諾之邦基猶張目視婦乃指天矢之邦基笑而瞑婦製二棺歛夫畢將以身殉再投繯皆遇救漢朝勸止之不聽於是投牒仁和縣報明盡節縣令謝儼批牘尾曰爾媳曾氏宜代夫盡孝爾速爲立嗣庶慈孝節義萃於一門爾其婉諭毋求存案於是漢朝執批歸反覆勸諭婦號曰翁有伯叔妯娌在豈不足供養哉潛以指環鎔金

太將吞之漢朝復弃縣求存案免後累僟又批曰爾速
爲立嗣本縣當捐俸相恤給匾預旌爾愼勿坐視漢朝
歸復涕泣勸諭且立其次孫志文爲邦基後命婦撫之
越十日婦乃自爲詞詣縣曰蒙諭養親教子爲孝節兩
全之道氏亦知之惟思夫已有兒翔弟翊可供子職親
年雖老無須氏養伯翔次子立爲夫後本生有父無須
氏教迴念亡夫臨終許氏身殉氏泣諾之夫方含笑入
地若蓋棺未久即負前言他日黃泉何顏相見且氏素
守閨訓生平一話一言不肯苟出豈可茲事反失大信
至於翁親伯叔勸諭諄諄氏志彌堅非關挽救之不力

今特親叩求批藉免貽累氏死之日猶生之年儼又批曰此稟仍不准存案嗣子已立本縣命名為林光節爾善撫之爾許以身殉夫不負前言是也但來日方長人事難料萬一老親失養稚子失教爾夫亦當含哀地下深悔前言不若撫孤成立事翁終身乃踐前約則所全實大蓋慷慨赴死易從容守節難勿泥小諒而廢大倫儼即捐俸金並大書孝節雙全四字表其門閭婦痛哭歸乃撫光節孝養漢朝惟謹自癸未迄丙戌凡溫凊視膳之禮視子職加勤焉四載如一日明年九月漢朝疾發婦竭力扶持佐伯叔妯娌侍湯藥歷久不怠又明年

三月漢朝捐館婦哀毀如喪姑時脫簪珥以襄葬事兩
喪並舉獨留夫棺不出又盡解衣裝營身後事咸備乃
告妯娌曰吾今可以踐前言矣遂絶粒十四日而殞先
期集平日詩文稿焚之臨終賦五律一首有我自尋夫
去人休作烈看之句自來婦女殉夫多出於激烈而曾
氏乃近於中庸嗚呼亦難能矣縣尹謝君必非庸吏
董文恭公夫人秦氏爲禮部郎雄褒女雄褒先緣事遣
戍及秦夫人卒
高廟以公故釋歸里雄褒至京詣公謝門者述公語曰
此

恩出自

上且

諭令回籍至京何爲者終不見

聖恩之優厚臣節之謹愼兩不易得也

康熙年閒守備唐汾犯法當戍上陽而家有老母其幼女投牒刑部願入宮爲婢留父養親情詞悽楚涕落無聲諸曹郎憐其孝屢爲乞請而卒格於例慈谿鄭寒村太守梁時官刑部爲賦悲唐行存白雲軒集中

康熙癸酉鄉試前御史有參翰林部曹不可提督學政一疏相傳京堂謀出督學故涎臺臣出疏都下謠言沸

羹一時小說流行有小京堂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饑四劇亦見白雲軒集四劇卑瑣不足道錄之以見京官清苦

國初已然並可知翰林部曹同爲朝廷淸要之選操進退者不宜偏重居其職者亦彼此無可相輕也

榆次李方伯如蘭初官澤州儒學訓導

世宗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見奏對獨當

上意徑授高郵州知州累遷至四川布政司使近百年來廣文冷秩鮮玆奇特之遭逢矣

乾隆六十年禮闈榜發會元爲歸安王以銜其第二人即以鋙弟以銜也一二名皆浙卷前此所未有時總裁諸城竇公謂論次當以文不當以省故力排衆議而甲乙之亦不意其適爲兄弟也竇公碩學前輩平居每詆訶後進人多積憤欲借是傾公雖其門下士亦有下石者因磨勘停以鋙對策四科又謂

殿試卷過劣不能足向例十本之數思以此激

上怒及拆封則以銜實爲舉首

高宗謂讀卷諸臣曰是天也於是謗熖遂熄以鍔雖被
抑後仍入詞館以銜官至禮部侍郎
康熙初年撤藩議起吳逆反於滇閩藩耿精忠遙應之
巡撫劉秉政降精忠環兵以脅總督范忠貞公公挺身
前唾詬大罵精忠執之復使秉政來說公秉政時已爲
僞樞密使公蹴之仆地笑曰逆賊分即死予先褫其魄
矣精忠見公無屈意乃使人問曰聞公昔與水月和尚
游和尚何言屬公邪公叱之曰吾家世孔孟忠孝大節
豈死生所能奪即彼緇流稍有識亦必以忠孝勸人豈
肯妄言禍福歸語爾主善自爲計無取族滅水月杭州

人嘗書數語以示公若爲後日兆者諸家述水月語不同要不足辨惟公答耿逆之問則詞嚴義正與顏令所謂自有性命無勞諸逼張巡所謂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同一浩浩落落揭日月而軒天地也

乾隆庚辰歲

高宗純皇帝親製歲朝圖

御題有榑木初輝少海紅之句又識云庚辰元旦試筆得長律二首書之幀端以迓新韶

嘉慶是年十月

仁宗皇帝誕生於是少海初輝句已成佳讖迨乙卯

正位青宮丙辰
內禪受璽兩字紀元適名嘉慶於是知
嗣聖篤生禎符早兆
纘承丕緒熾大熾昌皆天意也
太宗文皇帝有二馬一名大白一名小白常
御以摧堅破陣凡經百戰屢成大功今
昭陵前二石馬即肖其像
陸朗夫中丞巡撫湖南初至任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公
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先進此金後當以時繼進公
不受並絕其再進商人曰大人不受則此金無所歸矣

公命以其數平鹽賈賈爲之頓落時天下督撫皆有貢獻爭以珍奇自媚公所貢者尋常土宜而已
上知公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珅方用事官吏重賂習以爲常公未嘗致一物聞其能爲禍亦不懼也故事巡撫歲决獄有失入者部臣以輕重議罪有失出者議罰之會廷臣言失出之罰使巡撫自議當罰幾何公乃私憂曰歲歲决獄難保無失出之誤自議所罰則不可從輕我唯有舊宅一區田百畝在將何以勝之時湖南亢旱公已病日强行求雨冒暑積勞郤藥餌勿御遂不起忠清至此洵足廉頑立懦矣見公鄉人張士元嘉樹

山房集他書罕述故採之

天下榷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吏爲最侈且暴言官

屢劾

諭旨屢誡而積習如故也商賈行旅赴試士子莫敢或

抗矣凡外吏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覲亦

從無與較者吳江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

陛見關吏所索過奢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擕一

僕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爲旣入從故人借衾裯事竣

還之而去時以爲異聞亦見嘉樹山房集

乾隆二十二年會試盧抱經學士與分校得山東一卷

其辭簡淡醇雅以爲非學有元本者不能旣呈薦主司嫌其寂寥弗善也甲乙旣定諸分校者皆退學士獨抱卷上堂與主司言不宜失此士力爭再三竟不能得學士爲之出涕旣撤棘言頗傳於外爭索此卷閱之稱歎詢邑里姓名則昌樂閻循觀也以故閻雖不遇而名聞京師至三十一年會試學士又與分校之列揭榜日唱名至第九侍郎劉公蔭榆見閻君名詫於衆曰此郎往年盧某所爲抱卷而泣者也今可爲之一鼓掌矣滿堂聞之皆大噱此雖小事而一片憐才愛士之心豈復晚近士大夫所有閻君行脩學粹篤守程朱官考功郎持

正不阿蓋亦不負知遇

餘姚盧抱經先生性嗜古籍官俸脩脯悉以購書讎校刊行不假人助先生没無以爲家其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數萬卷歸有力有力伙助其家待先生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先生子慶鍾慶鍒曰是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嗚呼先生之遺澤長矣

唐確慎公鑑旬宣江南陛辭時乞假七日回山東肥城縣按公世籍湖南之善化以其祖宦山東平度州没葬肥城公父布政公踵葬焉公遂以父命徙籍故又爲肥城人之淵北莊祭掃祠

墓入境見飛蝗陣陣落地惻然傷之淵北莊外有泰山行宮因默禱焉蝗一夕盡去大雨連晝夜不止澤地一尺有餘鄉里歡然稱慶公乃繪夏雨驅蝗圖而自爲之序存集中

道咸二朝名人集中爲斷釵吟圖題識者余所見不下五六十家圖蓋湯貞愍公爲其母楊夫人作也夫人十四歲隨父官昆明父賜之玉釵於歸後偕其夫侍翁官臺灣林逆亂翁殉節夫亦殉焉後貞愍奉板輿之官揚州釵斷於瓊花館夫人作二絕紀之有三十九年千萬路鬢絲絲斷玉還溫之句爲世傳誦令貞愍復殉粵逆

之難三世貞忠一門勁節已足百劫不磨而夫人母子復以文藻儒雅著聲斷釵一吟洵絕好傳奇題目也

文宗初登極命翰林撰進講義師宗何文貞公桂珍獨以朱子大學講義進呈越日復續成脩齊治平四篇恭進其分班奏對亦多粹然儒者之言出治軍旅困苦艱危不渝其素抱於大府帥卒以身殉天下冤之

百詩先生養痾朱邸遲承眷睞嘯亭雜錄謂所遇乃安郡王瑪爾渾而張石洲作閻氏年譜謂實係

世宗潛邸事余已紀之二筆矣頃閱何義門集家書摘錄中有云閻百詩先生扶病赴四府之召加以炎暑於

初九日謝世東南讀書人又弱一箇惜哉又跋困學紀
聞云丙戌春日
皇子四貝勒命爲閻氏校勘訛字重閱一過按安郡王
必無稱
皇子之理義門同時在都必無妄記益信石洲之攷据
精核也
嘉慶二十四年
仁宗皇帝聖壽六十包元履德惴惴矜矜乃
命以莊敬日彊健行不息二語分鐫
寶璽非所謂日愼一日歟

嘉慶初海口墊淤河流每被壅遏

仁宗申諭河臣設法疏導並於

御園之南特建惠濟祠河神廟歲時

親詣升香自此淇流順軌淮揚之間水患以弭漕艘亦

皆尅期北達葢一誠之感也

道光朝江西撫臣奏請以文信國從祀　文廟其初部

議猶以信國豪華自奉聲伎滿前爲躊躇久之議上

成廟諭左右曰孤忠勁節如天祥少年聲伎何害卒俞

其請

宋張魏公一生恢復空言未酬後世論者多稱其忠義

而捹其喪師辱國之咎所謂爲有南軒下筆難也我

朝王文貞公崇僩建言發三命爲將三致敗且劾李綱殺曲端疑岳飛薦秦檜雖爲南渡名臣無可紀之功當罷從祀帝王廟

聖祖允之五百餘年之是非始論定也按此奏東華錄屬之御史顧如華與王文貞傳互歧

朱石君太傅與竹君學士對奕家人以茶至誤觸太傅衣盡溼太傅起顧學士笑曰幾爲兒敗矣賴此一盂水解圍其寬仁如此視古人㛹汗朝衣僕然髭鬚一事何媿焉

朱竹君學士視閩學時振拔單寒如恐不及每試一郡畢輒游覽山水留翰墨而去片楮寸牘閩士至今寶之若球璧學士又有愛蕉之癖每至一處必手植數本閩士亦以甘棠視之見張際亮亨甫文集

盧抱經學士性好校書終身未嘗廢輟在中書十年及在

尚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學無怠早昧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鬩鬩無置茗盌處日旦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祁寒酷暑不稍間生平食祿賣文不治

生產僅以蓄書聞有善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家藏數萬卷無不手勘者客嘗其勤公正色曰吾以學政言事不當左遷家居無補於世以刊定之書惠學者冀稍裨益右文之治也

興縣孫文定公家世清貧少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膺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隕仆卒不挫其志遂成碩儒藎臣

故副都御史甯化雷公以乾隆十八年來視浙學竿牘不到請絕一塵二十一年請養歸於閩禾中錢文端公

贈之詩有云導旌旆出桐於何所將幾束書其清節可想公在浙專以表章正學爲已任嘗訪蕺山遺集於其後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陸清獻年譜以教士碣楊園張先生之墓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爲之傳蓋自張清恪撫閩剏鼇峰書院以正學訓士蔡文勤公實主講席公少肄業而有得焉故於吾浙諸儒學術之醇獨能見之眞而言之切也

壬癸藏札記卷二終